

太空科幻版

福尔摩斯侦探小说

# 玻璃杀手 杰克

【英】亚当·罗伯茨 Adam Roberts 著

王小亮 译

## JACK GLASS

THE STORY OF A MURDERER (GOLDEN AGE)

2013年度英国科幻协会大奖获奖作品

星云奖、雨果奖得主金·斯坦利·罗宾森 鼎力推荐

英国《卫报》推荐“最具科幻味道的侦探小说！”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太空科幻版福尔摩斯侦探小说

# JACK GLASS

THE STORY OF A MURDERER (GOLDEN AGE)

## 玻璃杀手·杰克

【英】亚当·罗伯茨 Adam Roberts 著

王小亮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JACK GLASS by Adam Roberts

Copyright © 2012 by Adam Robert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Chongqing Green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玻璃杀手·杰克/(英)亚当·罗伯茨著;王小亮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4.8 (书名原文: Jack Glass)

ISBN 978-7-229-08615-2

I. ①玻… II. ①罗…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8714 号

版贸核渝字 (2013) 第 317 号

## 玻璃杀手·杰克

BOLI SHASHOU · JIEKE

[英] 亚当·罗伯茨 著 王小亮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张立武

责任校对: 刘小燕

装帧设计: 申中飞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一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 230mm 1/32 印张: 11.75 字数: 274 千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8615-2

定价: 3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译者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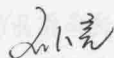
生于1965年的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是一位科幻小说作家兼评论家,同时也是一位学者、剑桥大学博士和伦敦大学在任的英国文学教授。作为一名科幻小说作家,罗伯茨曾三次获得阿瑟·C. 克拉克奖的提名(Arthur C. Clarke Award,作品分别为2001年的“*Salt*”,2007年的“*Gradisil*”和2010年的“*Yellow Blue Tibia*”)。除科幻小说外,他的作品还包括科幻理论著作《科幻小说史》(“*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中文版已于201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Science Fiction: the New Critical Idiom*”。而且,他还运行着至少三个独立的评论博客,发表过一系列研究科幻小说与19世纪英国诗文的学术论文,可谓著述丰硕,学术功底深厚。

也许正是这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学术背景,让他的这部“*Jack Glass*”也带上了浓厚的学院派气息。“让黄金时代的科幻小说与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碰撞会发生什么?”这就是亚当·罗伯茨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尽管主要创作科幻小说,但他对侦探小说的元素也是青眼有加。他在书中坦承,自己这部作品的写作方式正是受到了玛格瑞·艾林罕(Margery Allingham)、奈欧·马许(Ngaio Marsh)、多萝西·L. 塞耶斯(Dorothy L. Sayers)以及迈克尔·英尼斯(Michael Innes)等侦探小说名家的影响。可以说,“*Jack Glass*”也算是他的一部“跨界尝试之作”。

“*Jack Glass*”的故事发生在作者设定的未来世界,因为社会性

质的飞跃,那个世界中罪与罚、权力与自由的定义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整个故事蒙上了一层科幻色彩。尽管一开篇亚当·罗伯茨就交代了凶手其人,但在那三个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犯罪故事中,凶手的作案手法还是会让我们大吃一惊。暴雪山庄、密室杀人、封闭空间中的犯罪情景,亚当·罗伯茨将这些黄金时代侦探小说中的元素与黄金时代科幻小说所特有的意象结合在了一起,整个故事结构巧妙,阅读过程中也有很多的“意想不到”在等着我们。

“*Jack Glass*”2012 年一经出版就获得了当年的英国科幻奖 (BSFA Award) 最佳长篇小说奖与次年的约翰·坎贝尔纪念奖 (John W. Campbell Memorial Award) 最佳科幻小说奖,同时还入围了 The Kitschies 奖的最佳小说 Red Tentacle Award。作为译者,能将这么一部有趣味、有新意的作品介绍给中文读者是件非常荣幸的事。由于作者在构建这个世界的时候并没有对其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进行专门的阐述,而是将所有的一切都融入到故事的推进中自然而然地展开,因此对于其中的许多设定,只能在反复揣摩上下文的过程中进行推断猜测,尽量力求贴切地译出来,但错漏肯定还是在所难免的,还希望各位读者多多包涵。总之,希望这部 “*Jack Glass*” 能给各位的阅读经验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2014 年 4 月 22 日

## 自序

各位亲爱的读者,在此,我要像《福尔摩斯》里的华生医生那样为您呈上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牵涉到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谜团。当然,我所说的就是所谓麦考利“发现”的那个超光速旅行的秘密,以及由这一发现所引发的一系列谋杀事件。毕竟——超光速啊——我们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所有人都清楚,物理法则不容许任何物体的速度超过光速。但我们的故事还是发生了。而且,这个故事也与我所知道的世间最伟大的头脑有关——那就是著名的,也可以说是“臭名昭著”的杰克·格拉斯。独一无二的杰克·格拉斯——集侦探、教父、守护者、“杀人犯”于一身,他对于“谋杀”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因为“谋杀”正是他的专长。因此,我要用谋杀谜案的形式来讲述这个故事,确切地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要确切),是三个相互联系的谋杀谜案。

不过各位亲爱的读者,从一开始我就打算公平对待各位,不然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华生医生了。那么就让我告诉你们一切吧,从头讲起,从我们的故事开始前讲起。

这三个谜案,一个是监狱故事,一个是普通的“谁是凶手”型的推理故事,还有一个是密室奇案。我不能保证讲述的顺序就是这样;但对于各位读者来说,按图索骥分门别类应该不是什么难事。除非你认为每个故事都符合以上三个条件,否则我就无能为力了。

三个故事中的凶手都是同一个人——当然，正是我们的杰克·格拉斯——还能是谁呢？还有比他更为出名的“杀人犯”吗？

这样够公平了吧，但愿你们满意。

你们的任务就是阅读这几个故事，解开谜团，确认凶手。尽管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答案，但你们肯定还是会大吃一惊。如果每个故事的结局没有让你们大吃一惊，那我就失败了。

而我不喜欢失败。

## 目录

|     |              |     |
|-----|--------------|-----|
| 第1部 | 匣中物 .....    | 1   |
| 第2部 | 超光速谋杀案 ..... | 93  |
| 第3部 | 不可思议的枪 ..... | 253 |
| 术语表 | .....        | 358 |
| 致 谢 | .....        | 362 |





“嘿，莉兹！匣子里装的是啥？”

“是我那仅有的一点自我怀疑。”

——莉兹·菲尔《烟》

这艘运囚飞船名叫流放者号，这个名字和它的颜色一点儿关系都没有<sup>①</sup>。

这是流放者号的第六次任务，和之前的五次一样，第一项都是卸货。剩下的七名囚犯还被拘禁着，等候在监室中。每当他们咳嗽或是拿脚后跟敲击复合金属墙面的时候都会有叮当的回声传来，真难想象在离开弗洛拉8号的时候这狭小的空间里居然塞进了四十多名囚犯。这么小的地方怎么看都容不下这么多人。

远处传来一阵轰鸣，令人不寒而栗。

“刚才的动静是他们在卸载聚变电池。”戈迪厄斯说，“我听说，只要能让那东西短路，就可以炸掉整颗小行星，只是个传说而已，按照那种说法，爆炸产生的尘埃层会迅速扩展，然后……”

“闭嘴。”劳恩开口道。

但戈迪厄斯停不下来。他目睹了其他囚犯被毫不客气地扔进飞船，分批次扔进自己监牢中的情景。现在，终于该轮到他自己了，他的神经紧张得不得了，“知道太空是什么吗？就是一条大沟，一条几百万英里宽，无法跨越的大沟。我们再也回不了家了。十一年？我们是不可能撑过去的。就算因为什么狗屎运活了下来，到时候我们也都已经疯了，不会想要回去了。”

劳恩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这次的语气更为凶狠一些。

“看！”戈迪厄斯说，运囚飞船正在将货物扔进峡谷：一台圆柱

---

<sup>①</sup> 流放者(marooner)的词根 maroon 也有栗色的意思。

状的净化器,可以制造氧气;一根灯柱,还有一小包孢子。最后,终于轮到了最重要的部分——三部捆在一起的挖掘机。货物的动量,牛顿力学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让流放者号的复合金属结构像个共鸣腔一样震动了起来——轰、轰、咣——舱外,货包一个接一个地飞向裂隙,撞在崖壁上,挤进狭小的空间,整个过程一点噪声都没有。但这七名囚犯是在飞船内,能够听到所有活动的声响。这是他们第六次听到这种声音了:他们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每个人都难掩心头的忧虑。他们可以听到装卸工的声音,船体结构吸收了装卸工叫嚷的内容,只留下如音乐般富有节奏的低吟。“干活会很苦的。”戈迪厄斯说,“挖呀挖,不仅仅是挖,还有建筑设计——最大限度的利用……最大限度的利用……不过更难的应该是找到一起活下去的法子,不把其他人干掉。”

“我现在就想把你干掉。”达维德说,“要是你再也不闭嘴的话。”他们所有人都被固定在墙上,整面墙壁都在嗡嗡作响,隐约中还有其他一些不可名状的噪声。

这七个人的刑罚相同:流放于名为拉米 306 的小行星上的峡谷中,这个小小世界的宽度不过两百米。所谓的峡谷也只不过是这块石头表面上一条月牙形的沟壑,一次远古撞击的产物(显然如此)。那次撞击改变了拉米的外貌,将外部物质扭曲、击碎、折叠在了一起,留下了一个狭长的口袋形洞穴:大约十五米长,最深处也不过深入这个小小世界十米,没有一个地方的宽度超过一米。流放者号将所有相关的设备都扔进了这条不规则形的缝隙,只剩最后两道工序。飞船伸出泡沫软管,沿着整条缝隙边沿喷涂着密封胶,先是一侧,然后另一侧。密封胶刚一暴露在外部的真空中就凝固了。

七个人都知道该轮到他们了。劳恩开口说:“听着,各位。我们要齐心协力,这样生存下来的机会才会更大。不要相互争斗,不

要恐慌——我们得先弄好照明,然后是净化器……”

弹射程序打断了他的话。整个拘禁室颤动了一下,接着摇晃了起来,里面的七个人心情复杂——期待中夹杂着恐惧——七颗心都在剧烈地跳动。有些人已经做好了准备,有些人则因为太过惊慌而手忙脚乱。但该来的总会来,不管他们有没有准备好。

拘禁室内,一扇舱门被打开,固定他们七人的栅栏也缩回到墙内。七个人按顺序走进舱门:戈迪厄斯的体重顶得上普通人的三倍,是个皮球状的男人;莫紧闭着眼睛,嘴巴抿成了一条线;达维德咆哮了一声;劳恩一脸的镇静,至少看上去很镇静;马利特惊慌失措;E-d-C 挥舞着结实的拳头,好像要狠揍空气一顿;跟在队伍最后的,是所有人中最弱的贾克,他没有腿,看起来就像个白痴一样毫无表情,仿佛对周围的一切浑然不觉。

接着,他们就被吸入了漆黑的微重力空间,在弹性材料制成的冰冷软管内像弹球一样一路跌跌撞撞地冲了下去。

周围一片漆黑,而且非常非常的冷。下落的过程中,贾克非常明智地双手抱头,不过快到管口的时候,他把胳膊伸到了前面。撞击的声音很响,而且也很疼。他在岩壁上弹了起来,降低了速度。赤裸的肌肤碰触在赤裸的小行星上,那接触充满了神秘的宗教意味:自从这颗未经打磨的球体在尘与冰中诞生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触摸到它。当然,这里并没有把手,贾克的手指擦过岩面,但怎么也无法让自己停下来。他没有腿,做起这些来自然比别人更困难。峡洞里气流涌动,贾克被喷射得到处乱撞,只觉得天旋地转,真的是天旋地转;周围一片漆黑,他全身疼痛,耳朵轰鸣不止。贾克向后倒去,撞在了某个坚硬的表面上,然后又被弹了起来。

情况就是这样:流放者号将峡洞内充满了空气,气压只比海平面上高一点点。现在,飞船正在做最后的密封工作。前六次作业中进行这个程序时贾克都在拘禁室,所以很清楚飞船正在做什

么——通过软管将密封用黏性物质一圈圈地喷射在(正在缩小的)注满空气的洞穴洞口。之前,他们七个人都被固定在同一个拘禁室。流放者号颠簸升空、不断加速,直到燃料舱脱离,飞船调整好航向。飞船里挤满了囚犯,第一次作业时拘禁室里有三十五人;接下来是二十八人、二十一人、十四人,以及最后剩下的他们。现在,流放者号的拘禁室空空如也。随着颠簸震动逐渐减轻,密封工作也接近尾声,飞船即将掉头返回弗洛拉8号星球。

今后的十一年,都不会再有飞船飞这条航线。

等到飞船回来时,只会有两种情况:他们还活着,工程已经结束;或者他们已经死了,工程没有完工。也许这七名囚犯(或者他们当中还存活的部分)会将小行星的内部改造成一系列可居住的空间——也许他们会挖出一间巨大的居住室,将改造好的聚变电池像太阳一样放在屋子的中间;也许他们会凿出一系列蜂巢似的舱室;也许他们只是凿出一系列纠结在一起的隧道。

如果他们——或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到时候还活着,公司就会来回收他们。绝大多数情况下,在公司的人到来的时候,幸存者都会感激涕零,争先恐后地爬上监狱船。少数情况下,幸存者们已经野化,他们会四散奔逃,躲开负责回收的工作人员,甚至不惜一战。不过在这种不常发生的情况中,他们也是不可能留下来的;因为对于公司来说,这些石头都是宝贵的资源。派支登陆队,在上面凿些窗户,然后扔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轨道上,卖掉。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地产。至于那些囚犯?都会被释放,送回乌兰诺夫治下的自由世界。

自由。

不过你得先在刑期中存活下来。也就是说,你得把冰冻的小行星上接近表面的一片比一间屋子大不了多少的有氧空间变成能够让七个人共同生活十年以上的生态环境。只能自力更生,使用

尽可能少的装备物资,没有外人的帮助指导。因为公司向来都只关心利润,对物资供应能省则省。这确实是个简洁的商业模式,甚至可以说是雅致(这个词在商业领域已经用滥了)。从事这项工作的公司有四家,囚犯们工作的第一家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名字并不是最重要的。这家公司总是能以最低的人均单价赢得使用囚犯的合同,从中榨取最大化的利益。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作的,一直如此。

当然,这并不是七名囚犯关心的问题。他们可说是命悬一线,压倒一切的最迫切事项就是如何生存下来。不断有响声传来,伴随着刺鼻的火药味,沙子溅到了贾克的脸上。贾克咳嗽了起来,周围一片漆黑。在这一片骚动中,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这里有多大?不大。空气能够让七个人呼吸多久?没多久。

黑暗的嘈杂声中隐约传来一个急促的呼叫声,“灯,快开灯,我们快完蛋了!”

贾克又撞到了墙上,接着又被弹了出去,脑袋撞得生疼。他伸出双臂,用尽全力撑住两侧的岩壁,终于让自己静止了下来。他不住地眨着眼,不停地咳嗽。周围伸手不见五指,徒手按在岩石上感觉真是冷极了。

“快找灯!”那人再次叫道,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失真,“不然……”

灯亮了。伴随着微黄的光芒,狭窄空间内的烟尘反射出道道光束。贾克觉得光线很晃眼,也有可能是烟尘的原因。

贾克又眨了眨眼,他能隐约看清其他囚犯的剪影,有些人已经停了下来,有些人还在身边翻滚。抓住灯柱打开开关的是达维德,贾克看到他很巧妙地把灯柱嵌入了两道岩壁的夹角处,紧抓着灯柱在翻转的气流中保持平衡。这里的空间确实不太大。上下两道凹凸不平的灰黑色岩面在不远处交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楔形的

空间。之前还是开口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了红褐色胶质物织成的天花板,组成天花板的纤维束还在微微晃动。贾克和其他人心里想的都是同样的事:我们得在这儿活十一年,手里的设备只是花几千信用点就能在随便哪个超市买到的玩意儿,却得靠那些廉价东西让七个人存活至少四千天。看起来基本上没什么可能。当然,贾克和其他那些囚犯都知道,还是有很多囚犯都做到了——事实上,公司的商业模式能够成立也完全仰赖于此。不过,这种商业模式也提前将一定比例的囚犯的死亡计算在了里面;因为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他们都能够找回他们所提供的设备,而且即使囚犯死了,乌兰诺夫警察当局按人头付给他们的费用也足以负担运输费和其他杂费。当然,如果他们活了下来,并将小行星改造成了可出售的地产项目,那公司就能从中大赚一笔。不过并没有什么因素能够促使他们提供额外的帮助。对于贾克来说,他关心的问题是:他们将以怎样的精神状态活下去,如果他们确实活了下来的话?不过比起迫在眉睫的死亡,这个问题还不算迫切。

这是贾克有生以来第一次脱离生物数据接口(bId),他已经记不清那几个数字了——一共有多少名囚犯死于刑期内;其中有多少是七人全灭;在全灭的案例中,又有多少发生在刑期开始的最初几个小时。

所有人都在考虑着这个问题。在所能想象的最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十一年,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手头的那一点资源,完全没有外部支援可以指望。被方圆几百万英里的真空隔绝于人类社会之外的石头监狱。十一年!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在这十一年里坚持下去,并在心中祈求公司在十一年后没有忘记他们,还在继续做着交易,还有动力来回收这个中空的石球。

贾克更害怕十一年刑期终结后的时光,而不是刑期本身。当然,这一点他谁都没告诉。

“快！快点儿！”达维德含混不清地叫道，他的嘴里满是沙土，“快找净化器！”

还有一些人因为之前的气流在空中横冲直撞，接着灯柱的光亮，他们纷纷利用墙壁或峡洞一头的夹角降低了速度。不一会儿，还在空中翻滚的就只剩下流放者号投入峡洞的器械了。尽管器材还在飞来飞去，不时地刮起岩壁上的碎屑，但借着光线很容易分清哪个是哪个：最大的是聚变电池，正在岩壁间笨重地弹来弹去；还有个稍小点的东西，其实是三个捆在一起的东西——三部挖掘机——不规则的形状和整个包裹的体积让它卡在了墙角。剩下的东西就都很小了，即使是个小孩子也能把它们都藏到衣服里。树干状的净化器、孢子，还有一盒密封的（兰姆巴斯<sup>①</sup>牌）饼干，这几样东西都还在狭小的幽闭空间内来回弹跳。

贾克用脏兮兮的手擦了擦脸，其实脸也并没有因此而干净多少。在他的左边，体形巨大如圆球状的戈迪厄斯正卡在两堵墙之间的夹角，挥动着双手，全身的脂肪如水波般荡漾。

这地方真是冷死了。

贾克看到其他五个人都在右边。马利特在净化器从身边飘过时伸手抓了一把。他的指尖在半空中擦过翻滚的净化器，就在他准备再次伸手紧紧抓住那设备的时候，劳恩双腿一蹬，从远处飞了过来，一把将净化器揽入了怀中。

“嘿！”马利特用粗哑的嗓音叫道，“我就快抓住了！”

事实上，刚才的动作对劳恩很不利，他迅速撞到了另一面岩壁上，同时只能把脖子扭到一个很难受的角度，好避免撞碎脑袋。他从墙上弹了起来，抱着净化器来回翻滚。最后，劳恩终于将脚后跟

---

① Lembas，《魔戒》中精灵族烤的薄粗面饼，味道很好，吃上一块儿可以维持一天的体力，而且储藏很久也不会坏。



踩进了岩缝里,设法让自己停了下来。不过他已经达到了目的:拿到了净化器。

“听我说!”劳恩叫道,“听我说!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最危险的,走错一步我们就必死无疑——我们可绝不能内斗。”

“把那破净化器打开。”马利特恶狠狠地说,“少废话!”

“这可不是废话。”E-d-C叫道,“他是要竞选公职呢!”

有人在喝倒彩,有人在呻吟,也许是咳嗽。劳恩的声音穿过尘土飞扬的半空,“我可没说我要当头儿。”尽管这确实就是他之前那些话表示的意思,“我没有命令任何人。不过我们要是窝里斗的话,那还不如干脆把这个净化器折断的好——几个小时就能一了百了,干净利落,省得还要痛苦煎熬十来年。”

“我要把你的头拧下来。”达维德吼道,不过他并没有付诸实施,毕竟,他还抓着灯柱呢。

“把净化器打开!”莫说,“开关打开。”

“等一下。”劳恩举起一只手,“我们还不知道这机器的用法。”

“有什么好知道的?”马利特拍打着冰冷的双腿,“净化器就是净化器……”

“我们出不起错。”劳恩边说边颠来倒去地查看着那设备,“一点小错就能害死我们所有人。”不过机器上并没有说明,而且看这架势,它也撑不了多久。

于是,他打开了净化器。净化器一点声音也没有,但是其中一个圆孔旁的灰尘已经慢慢打着转被吸了进去。

“为什么不让每人负责一样东西?”戈迪厄斯说,“这样就每个人都各有优势了,是吧?”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扭头看着裂隙的远端。光线很强,在岩壁上投下了长而扭曲的黑影。“你刚才说什么,肥仔?”马利特叫道。